

## 学术探讨

## 黄凯钧学术思想初探

南京中医学院 项 平

黄凯钧,字南重,号退庵,浙江嘉善人,清代医学家,生卒年代失于详考。著有《友渔斋医话》八卷(包括《一览延龄》、《橘旁杂论》、《上池涓滴》、《肘后偶钞》、《证治指南》、《药笼小品》等六种),嘉庆17年(1812年)刻行,后被收入《中国医学大成》。是书以笔记形式记录了作者在辨证、治疗、辨药等多方面的心得,内容广泛,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兹试对黄氏的主要学术思想作一初步探讨,以就正于同道。

## 立论火热 贵在辨证

黄氏诊病每从火热立论,指出“或问人之病何者为多?予曰:火热为多,如病机十九条,火居其五,热居其四。”经过长期的临证观察,他发现火热不仅可从外而受,亦能自内而生,所以提出“正气受逼则为邪火”的论点。认为即使是风寒中人,其为病由浅入深,由轻而重,“总不外火郁二字,至郁久而为毒。此毒非鸩酒蛇泥也,乃人自家正气,被外邪所逼,一步退一步,始于皮毛,及至藏府,始于一星,终于燎原,炎炎不灭,炎炎奈何。”并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治疗火热病证的方案,谓“治诸火法。……风寒初感,火邪未甚,郁者用辛散,已郁者用辛凉,半表半里者用和解;表邪未去而里症又急者用双解;表邪已尽,惟内有实热者,或清或下。感暑湿者清而利之;暑兼风者散而清之;湿热者苦辛淡分消之;感燥者清而兼润之。藏府郁火为病者,心郁则泻之,肝郁则疏之,脾郁则夺之,肺郁则散之,肾郁则泄之;其六府郁火,各从其类而治之。”由此可见,其论火热治法,讲究辨证,条分缕析,泾渭分明,对临床有一定指导意义。由于其诊病立论火热,故遣药以清热、凉润者居多,如川

连、山梔、连翘、丹皮、石膏、大黄、花粉、沙参、麦冬、石斛等。对这类药物,运用尤为娴熟,体会较多。如尝谓,热病“解肌清里不愈,必须下之,用大承气汤”;丹皮与桑叶配伍,大能泄木,“凡肝火为患,二味如军中之弓矢”等,均系经验之谈。

黄氏诊病,重视从火热立论,但又非唯火热论者。他指出:“壮火食气,久则为虚为寒,或过用寒凉,或禀气素弱,或命门火衰,或劳倦内伤,或寒邪直犯藏府,如此等症,自然要用温热补益耳。”于虚寒病证也能洞察其奥秘,而施以得当之治。如治沈某吐血,从其“脉虚数逢劳则吐血”,断为劳伤脾气,脾不统血,故予温养,而非以苦寒直折之剂徒伤其正。他强调“治病当寻源头”,正示人应重视辨证施治,切忌执一而论。

## 擅用补法 重视善后

《素问·通评虚实论》曰:“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”。若正气壮旺,自无留邪之患,诸恙可平。黄氏根据这一理论,撷取仲景、东垣、介宾等先贤的经验,重视扶正,擅用补法。如治肺病每从益脾收功;治肿胀、臌症每取补土温肾加利水化气之药而效;治大便燥结多从中气受损着眼;治小儿慢惊先用理表清热消导之剂,继以培脾平肝辄应。其所著医案中,有开手即补者,有邪未尽去而间用补者,有邪去而用峻补者。他指出:“开手即补,其要端有三。先视其色,面无黑滞油气,再问明身热恶寒,若卧于被中,则体不寒,或自汗不思纳,纳亦无味,肢软气弱,舌上微胎不渴,脉浮太而软,小便微赤而长,正属劳倦内伤,合补中益气,若其人身热不恶寒,盗汗舌绛少胎,喜饮

而不消水，面帶微紅，脉細數無力，此為陰亏發熱，合四物四陰煎等湯；或有勞倦兼血虛者，以上之症，間而有之，合八物或補中益氣，加生地、歸身、麥冬之類。至若久病，或療治未痊，正氣已虛，留邪未尽，理應清疏中佐補，補劑中佐徹邪。”“久病宜用溫補”。他強調只有真虛方可進補。有神色慘淡，不能起坐，似乎虛極，但“胃中不快納少，舌胎或黃或黑，便赤口渴，身有寒熱”，則為病氣未去，設單投補劑，鮮不誤事。此外，尚須注意“補中亦宜兼溫涼之品，涼中須兼開利之藥”，“陽明以通為補，以降為順，所以補中須佐清降”。黃氏所處補劑方中每配入半夏、枳殼、橘皮等品，以使補而不滯，通而能降。

黄氏主张“治病虽愈，善后不可缺”，“若大病久病愈后，必当随时调 理， 方为无弊”。不尔，则一篲之亏，前功尽弃。其善后注重调节饮食与药物调养。关于调节饮食，强调病后“更须小心食物”，“善调者，素食淡荤，待其胃气复原，正强而留邪自去”。至于药物调养，则主张因病证而异。如热病后期余热未尽，以清养胃阴，药用鲜生地、鲜石斛、知母、麦冬、花粉等；肝风愈后，必须服养血滋肝泄木丸料，庶不复作；哮喘愈后，必用玉屏风合异功散，加杏仁、苏子为丸服，多致不发。这些经验，值得借鉴。

## 提倡养生 防老抗老

黄氏竭力提倡养生。指出养生的关键在于“颐体养精，惜气存神”。养生的大法是：其一“养精神”。“养生者能存其神，则气自裕”，“善养生者，心常有主”。提倡宠辱不惊，恬然无欲。其二顺四时。主张根据不同季节采用不同的养生方法。以疾病多生于夏，故对夏月养生尤为注重。指出“夏月尤宜淡泊，使藏府清虚，不致生疾”。其三节饮食。饮食有节则脾土不泄，百疾不生。强调“凡食热胜冷，少胜多，熟胜生，淡胜盐”，“老人切不可饥腹多食，以快一时之口”。曾赋诗曰：“美味虽悦口，脾弱运化难，老饕且任彼，负腹腹自安。”其四调劳

逸。作“黄退庵动静说”，认为无论动静，总归于自然，喜动则动，喜静则静，不可勉强。人能静默，果能长寿，然好动之人虽劳亦能臻上寿，“颓惰自甘者，亦未必延龄也”，故“人之于事，岂可尽废”。主张“最静之人，食后亦宜散步，以舒调气血；好动之人，亦宜默坐片时，以凝形神。如此虽不服气，不居山林，亦往往能至大年”。其五服药石。养生宜取草木之药，“服之不倦，势力相接，积年之启，必获大益”；“金石之药，其性慤悍，而无津液之润。人服金石，当壮盛之时，未见其害，及其衰弱，毒则发焉”，故一般不宜服用。但于大虚积冷之人，不妨暂服，疾愈即止，亦可无害。这种既反对滥用金石药，又不一概摒弃的辩证思想是值得学习的。

黄氏诊治老年病也多经验，其特点在于保胃气，重食疗。主张“长病与高年病，大要在保全胃气。保全胃气，在食不在药。万不可专恃于药，致妨于食。倘其力能食时，宁可因食而废药，不可因药而废食。”所以他治疗老年病注重培脾护胃，运用食疗方法甚多。例如，取蛙枣以治老人秋痢；用老菠菜直下根以疗老人大便难；对老人症积，药中恒加食盐少许以软坚散结等。

### 治学严谨 讲究方法

黄氏治学态度严谨，既博览群书，辑前人之有益经验，又不泥古，立自家之主见，临证悉心体察，择善而从，故学有成就。他主张阅读古代医书必须讲究方法，当访其善本，汰繁索要，弄清源流，始能得其真意。如黄氏指出，欲观叶氏医案，“须读张、李、刘、朱各家之说，然后探究叶氏方意所以来，庶不为无根之萍，亦免随波逐浪之诮”。他还十分重视临床观察和资料的搜集，主张治病必得立案，下次复诊照方案详问，随机圆变，故多能中的。黄氏深恶不懂装懂的恶习，强调“设遇一二理所难通，沉思莫测，不妨直道相告，推贤任能，切不可不知为知，强立名目，乱投杂治，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遵循的。